
《孫中山與宮崎滔天筆談資料》

解題並錄文

浙江工商大學東亞研究院 陳 齡之、朱 子昊



宮崎滔天（1887-1992）

日本九州熊本縣荒尾市，原本是一座偏遠僻靜的小城，然而因為宮崎兄弟資料館坐落在這裏，近年在中國的知名度急速飆升。

宮崎四兄弟——宮崎八郎

（1851-1877）、宮崎民藏

（1865-1928）、宮崎彌藏

（1867-1896）、宮崎滔天

（1871-1922），堪稱日本近代史上的風雲兒。八郎是自由民權運動的先驅，民藏是社會革命論的旗手，彌藏是宣揚中國革命的理想主義者；受三位兄長思想的影響，排行第四的宮崎滔天積極投入中國革命運動，在精神與物質上給予孫中山巨大援助。

1895 年，孫中山組織第一次廣州起義，事泄失敗後，流亡海外。1897 年秋，他從英國來到日本，結識了宮崎滔天等一批日本友人。宮崎滔天（寅藏）在會見孫中山以前，曾讀過孫中山寫的《倫敦被難記》，對孫中山的偉大革命氣質十分傾慕。兩人從邂逅到結交，可謂水到渠成。

宮崎兄弟資料館建在宮崎家故居旁邊，據宮崎兄弟資料館館長安田信彥介紹，孫中山曾兩次來此造訪宮崎滔天，第一次是 1897 年 9 月，住了大約有 10 天，在這裡不懂日文的孫中山與宮崎寅藏多次以手寫漢字的方式“筆談”，一起商討革命大事。當時筆談的手稿一共

有 500 多張，但怕洩露革命機密，大多都被燒掉了，目前只剩下了 37 張手稿。孫中山第二次來宮崎家是 1913 年春天，當時孫中山將民國大總統的位子讓給袁世凱，以中華民國全國鐵路總辦的身份訪問日本，宮崎滔天到長崎迎接孫中山一行，之後隨行到東京、橫濱、名古屋等地，並於同年 3 月 19 日陪同來到宮崎家。

早在 20 多年前，敏銳的中國記者已經開始注意到宮崎家收藏的孫中山文獻，1981 年正值辛亥革命 70 周年前夕，他們前往東京豐島區西池袋，拜訪了宮崎滔天孫女落董和她丈夫宮崎智雄，親眼觀摩了這批珍貴資料。吳學文、王守榮撰寫的《三代珍藏——記宮崎一家保存的辛亥革命歷史文獻》^①，詳細記錄了這次訪問經過，茲摘錄涉及筆談部分的內容：

宮崎智雄從庫房裡取出三個皮箱，裡面珍藏著辛亥革命的重要史料。其中有孫中山與宮崎滔天的筆談錄，孫中山、黃興等給宮崎滔天和他的兒子宮崎龍介的信，與辛亥革命有關的照片以及孫中山、黃興等為宮崎家寫的字畫。還有一封是毛澤東同志和另一位同學在湖南第一師範學校讀書時寫給宮崎滔天的信。據落董夫人介紹：1916 年黃興逝世，她祖父宮崎滔天曾去長沙參加黃興葬禮，這封信可能是那時收到的。此外，箱內還有李大釗、吳玉章同志寫給宮崎滔天的短信。這些史料被宮崎家視為至寶，從落董的祖父滔天，經過她的父親龍介，到她和她的丈夫，三代人八十多年，為珍藏這些歷史遺物費盡心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東京遭受美機轟炸，宮崎龍介等精心地將這些資料藏於地下，才得以保存。

宮崎夫妻首先取出孫中山和滔天的筆談錄給記者看，不時地加以說明。由於經過了八十多年星霜，筆談錄的紙已變成淺黃色，但字跡清楚。孫中山多用鉛筆寫，滔天多用毛筆寫。有幾張筆談錄是一倒一正地寫的，可以看出這是當時兩人面對面地坐著寫在一張紙上的。這些筆談錄沒有標點符號，也沒有注明年月日。其中，孫中山寫下了一些具有方針性的重要主張，還談及革命的戰略戰術問題。例如，他寫道：“今日有志者到處皆是，惟不敢言而已。是以吾輩不憂無同志，祇恐不能發一起兵而矣。有一起兵，即如置一星火於枯木之山矣，不必慮其不焚也。”“蓋起兵之地，不拘形勢，總求急於聚人，利於接濟，快於進攻而矣。”

^① 刊登 1981 年 10 月 8 日《人民日報》。

孫中山和滔天在一些筆談中，談到過反清起義和抗禦歐洲列強的問題。如：滔天寫：“興滅國，繼絕世，用其方新之力，阻遏西勢東漸之凶鋒者，天理人心之所會也。”孫中山寫：“極是極是。惟不可先露其機，以招歐人之忌，則志無不成也。”“且數處齊起者，不祇驚動清虜，且震恐天下，則不祇俄人力任救清之責，吾輩亦恐蹈納波倫（編者按：即拿破崙）之覆轍，惹歐洲聯盟而制我也。蓋貴國維新而興，已大犯歐人之所忌矣。”

還有一段筆談，說明滔天非常關心孫中山的安危，反映了他們的親密友誼。滔天寫：“今清國公使恐先生甚，嚴偵查其舉動。故先生遠入內地非得策，暫定住京地，慎交通往來，使清國公使安心，而後宜待時入內地……。”孫中山寫：“清國公使偵查之事，由何而知？”滔天寫：“自警視廳報告外務省。”孫中山寫：“清國有無行文到貴國政府論及弟事？”滔天寫：“猶未有。”孫中山寫：“有無在此雇偵探，窺伺弟之行蹤？”滔天寫：“日清戰爭後，此類之人甚多，有偵查先生之行蹤者亦難測，故雖日人不可安心。”

記者正在抄錄筆談內容，坐在對面的宮崎智雄先生微笑著說：“我父親龍介在世時常講，他曾陪同孫文先生躲避偵探。一天傍晚，偵探進了我家的大門，我祖父滔天叫龍介和孫文先生從後門走出，到附近躲一躲。他們兩人在街上繞了一陣，最後到白山神社裡休息。夜深了，突然看到天空一顆彗星光芒四射。孫文見此情景，高興地握著龍介的手說：“革命一定成功！”

2006 年

11 月 12 日，是孫中山誕辰 140 周年紀念日，中山大學專家學者團為此提前赴日探尋孫中山足跡，在荒尾市的宮崎兄弟資料館見到 3 頁筆談影本：



孫中山與宮崎滔天筆談（荒尾市宮崎兄弟資料館）

“全為豎寫，沒有標點，間中有塗改；字體

大小不一，內容涉及廣泛。”^①值得一提的是，學者們還拍攝了資料館的場景設施，其中的塑像再現了孫中山與宮崎滔天筆談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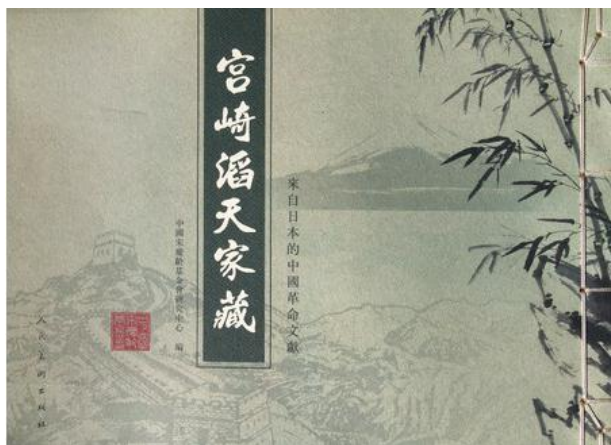
2011年1月，中國宋慶齡基金會研究中心編《宮崎滔天家藏——來自日本的中國革命文獻》，作為中國宋慶齡基金會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重點書籍，由人民美術出版社隆重推出。該書8開線裝，全繁體字，收錄了由宮崎滔天家人精心保存、現存於世的全部39枚筆談資料，內含孫中山與宮崎滔天筆談21枚、康有為弟子何樹齡與宮崎滔天筆談18枚、孫中山致宮崎滔天書信20件、宮崎滔天家族珍藏的歷史照片若干幅以及數封其他相關書信。

本書首次將這些筆談殘稿、書信、照片原件影印出版，並將每件史料中的文字整理並附在圖後，還對史料中涉及的重要人物、事件作了初步注釋。

此外，本書中還根據殘稿原件對《孫中山全集》所刊《與宮崎寅藏等筆談》^②，做了重大修正。《孫中山全集》收錄的筆談，依據的是日文版《宮崎滔天全集》^③，編者特意加注說明情況：

據《宮崎滔天全集》編者說明：談話分數次進行，約在一八九七年八月至一八九八年八月之間；談話時平山周也在場，筆談中的某些段落可能不是出自宮崎而是出自平山之手。原稿由多張紙組成，殘缺不全。凡各紙片之間意思不連貫，均空一行隔開。文內〔〕號，有的是將日文中的漢字改為中國字。

《宮崎滔天家藏——來自日本的中國革命文獻》除對各枚殘稿的順序做了重新排列外，具體矯正達數十處，是目前最好的本子，下面的錄文完全依據此本。



^① 郝婧羽：《日本友人倾尽家财资助孙中山民主革命》，2006年4月20日《羊城晚报》。

^② 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8月。

^③ 宫崎龙介、小野川秀美编《宫崎滔天全集》5卷，[日]平凡社，1971-1976年。

《孫中山與宮崎滔天筆談資料》解題並錄文

第一枚

孫文：何君信內所陳之意，必商之同志多人，並為康先生所許，方敢發此言也。是則此意非一人之私，實中國羣賢之公意也。

彼膽小心細，弟深知此等之意非彼一人所敢言也。

滔天：使貴國同志深知我輩之意。

此書論滿清政府之末路，說中國在野志士之有望。孫文：此書有漢文本否？

滔天：所謂興清之說，論中國志士與日本國提携。此書著者元陸軍大尉，久在清國。六年前興日清貿易研究所於上海，昨沒於臺灣。

孫文：湖南一省昔為最守舊之地，今亦改變如此，真大奇也。

第二枚

滔天：陳白先生之事，弟從亡兄彌藏之書信聞之。弟着橫濱之時，家兄已逝，亦不可尋陳白先生之事。弟心竊求陳白先生而不得，適渡清之前數日，面曾根俊虎君。此人詔[紹]介陳白兄。後聞曾根氏之風聞，弟心甚痛之。

孫文：共與陳君見過幾次？

滔天：二次。

孫文：有談及亞洲大局否？

滔天：然。

孫文：有談及現議之事否？

滔天：陳先生示先生之著書，弟先略聞先生之事，是賴家兄之書信。

孫文：先生有對陳君言過貴政府欲相助之意否？

滔天：不敢言，唯詔[紹]介於犬養君。今依犬養君聞之，陳君未遇犬養君。

孫文：弟意欲招陳君回來共商此事。先生以為如何？

滔天：甚是。

犬養君曰：“說大臣大隈甚容易，故不要急，唯陸軍參謀長同意之，則可謂事成也。”犬養曰：“我未見大隈。”然以其語氣察之，犬養君既如經與大臣大隈商議。其不公言之弟等者，想慎其秘密者，先生亦諒諒矣。

第三枚

孫文：他日舉事，弟必親督士卒攻城襲<地>，而陳君當日本，與貴政府商辦各事甚可也。

滔天：犬養君曰：“設廣東語學堂，甚可也。”必不可不設之，唯曰“廣東語學堂”，清人或覺有心廣東，故表曰“中國語學堂”，裏實學廣東語亦<可>也。

孫文：甚好，陳白君優於辦此等之事。如此有意，弟當早招之，日，克日舉辦。

滔天：犬養君曰：“設學堂之事，中、日孰可？”

孫文：以日為妥。

滔天：唯舉事之便有設於中國，然少不穩當。

孫文：誠然。

滔天：但欲學廣東<語>，則必設於廣東。

孫文：惟如犬君之所慮，則有不宜也。又前貴國人士設商業學堂於上海，清人皆傳此實日本欲偵探清國之情形起見。今又步其後塵，則必生疑矣。弟等又有意於茲。

滔天：此學堂主即是荒尾精君。一昨日先生見其書，可見其志。唯多數人不知其深意而疑懼之矣。可慎也。

第四枚

孫文：學堂設於東京甚好。因可招我輩同志過來，名為教習，內可商議舉事之策。

滔天：甚可也，甚可也。

孫文：望對犬養君言此意。

滔天：敬承，敬承。

曾根君曾謀弟於學堂之事。弟就二三友人談之，皆可其說，而不可其人。弟知於是撰[選]人之要。

孫文：正是。

滔天：現時曾君名望墜地，弟甚痛之。唯當事用之，亦有用之人物也。

孫文：曾君之意，想是承陳君所囑。陳君久有此志，因限於力，故謀及曾君也。

滔天：或然，非預謀之人。

先生之心事，弟等肘[忖]度之，唯少忍而待[待]機可也。弟等舉

全力盡先生之事。先生之事，東洋之事；東洋之事，則世界人權之問題也。先生負此重任，須持重也。“德不孤，必有鄰”也。

孫文：誠哉言也！

弟入東京住，欲覓一通漢文及善書寫之婢，以代抄寫及教日語，可否有其人？

滔天：婢皆是無有文字者，男或可得歟。

孫文：男薪水（工價工錢）如何？

滔天：有文字而在他家者，多是食客的也。不便薪水則食客也。

第五枚

孫文：戰國之時，信陵君有食客三千人。食客，比類也。

滔天：從薪水之勞者僱一人，而弟等一人居之。而先生學日語，弟等學廣東語，為甚便。

孫文：僱有文字者甚難。少有文字之少年，多是食客，不為一事而徒食而已。

滔天：從薪水之勞者，一個月壹円五拾錢，費男女一樣。

孫文：唯無文字，無此則不通言語也。

第六枚

滔天：萬無止弟等同居，與先生採薪水之勞可也。弟等唯胸中有大事而已，因不厭薪水之勞也。

孫文：同居甚好，而下一說則不敢當也。

若陳君同往則甚便。彼略曉日語也。弟在橫濱已四覓華童而曉日語者，皆不得也。弟昔在廣東之日，亦有此百數十人。何時可尋得一屋，弟當定日遷來也。

陳白君甚好詩才。弟不能為詩，蓋無風流天性也。

郵 陳白

百十九服部二郎方 孫逸仙

滔天：若有可怪者則開封。關國事者，則郵便局政府許開封。不可不慎也。

第七枚

滔天：就先生旅行券之事，犬養、尾崎、小村三君商議，今清國公使

恐先生甚，嚴偵查其舉動，故先生遠入內地非得策。暫定住京地，慎交通來往，使清國公使安心。而後宜待時入內地。今甚不便。唯先生住東京任其自由也。

孫文：清公使偵查之事由何而知？

滔天：自警視廳報告外務省。

孫文：清國有無行文到貴國政府論及弟事？

滔天：猶未有。

孫文：有無在此僱偵探窺伺弟之行踪？

滔天：日清戰爭後，此類之人甚多，有偵查先生之行跡者亦難測。故雖日人不可安心。犬養君甚望先生之注意。犬養君亦曰：“書函往復，尤不可不慎。”

孫文：可否命警視廳探查何人受清公使之僱，而設法阻之？

滔天：受清公使之僱而探查者，素秘密之僱，不能得其證。故雖知其人，不能捕拿之。無阻之法，故警視廳亦嚴探查其人而已。

孫文：君度有無清公使用重賄買人加害之虞？

第八枚

滔天：我政府幸允先生之所思，先使長軍事之人偵察彼地情況，為作戰計畫[劃]，是第一之急務也。

孫文：此是必然之理。

滔天：此時貴國同志一人從之可也。

孫文：弟近欲發信上海，請梁啟超或其親信一人到此一游，同商大事。他敢來與否，弟尚不能料。

滔天：先生書信所欲言不知何事？唯載大事於書信之為可慎矣。

孫文：吾輩另有秘語，非局外人所能知。

滔天：大可也。我國政府助先生之事，不言為可也。

孫文：自然不言此。弟惟言有急務，欲見之耳。

滔天：是也。康先生或梁先生，此兩人中一人來此地與先生商議，萬事可望也。

孫文：康斷不能來。因他在中國亦未有公然出名，此指新聞紙而言。若他來此，必大招物議，因弟在此也。梁氏或別位已可。弟不過欲彼到來報知中國現在情形耳。因弟離國已有二年，各事已有多變矣。

滔天：康先生何時回來廣東？

孫文：不知。康之所行，欲學戰國之鬼谷子，多使其門弟子出來辦事，而彼則隱其名。

第九枚

孫文：倘此事為俄主張，使獨人先發手，則中國危矣。分割之機或兆於此也。我輩為之奈何？

滔天：瓜分之機已兆，則我輩須靜觀清政府之所為如何，暗結日、英兩國為後勁。我同志之士相率潛入內地，收攬所在之英雄。先據有一二省為根本，以為割據之勢，而後張勢威于四方，奠定大局也。

第十枚

孫文：且數處齊者，不祇驚動清虜，且震恐天下。則不祇俄人力任救清之責，吾輩亦恐蹈納波倫之履[覆]轍，惹歐洲聯盟而制我也。蓋貴國維新而興，已大犯歐人之所忌矣。中國今欲步貴國之後塵，初必不能太露頭角也。

滔天：雖曰不露頭角，而事一發，則不能瞞歐洲明眼人之耳目也。

孫文：萬一不幸歐洲有聯之舉，鄙意必先分立各省為自主之國，各請歐洲一國為保護，以散其盟。彼盟一散，然後我從而復合之。其法以廣東請英保護，廣西請法保護，福建請德保護，兩湖、四川、中原為獨立之國。法、德一入我圈套，則必自解其與俄之縱。然後我得以利啖之，使專拒俄，或聯東西成一大縱，以壓俄人東向之志。俄勢一孤，我可優游以圖治。內治一定，則以一中華亦足以衡天下矣。此余一人之見也，足下以為如何？

第十一枚

滔天：中東合同，以為亞洲之盟主。興滅國，繼絕世。用其方新之力，阻遏西勢東漸之兇鋒者，天理人心之所會也。斷而行之，今之時為然，一日不可寬。

孫文：極是，極是。惟不可先露其機，以招歐人之忌，則志無不成也。吾合彼亦合，勢必然也。惟先合者必勝也。

第十二枚

滔天：“機事不密則害成”者，《易》之大戒也。及今之時，須在清

國南北之要會設法務收攬所在英雄之心，妥為布置，可以占有為之地步。是為目前之至要。

孫文：歐洲聯盟制我之事，或未必有，然不可不為之防。道在我有不可攻，不恃人之不我攻也。

閣下到中國各處，結納有志之士如此之衆，其中有雄才大略、可以獨當一面者有幾人？可得詳而名之乎？

滔天：之者多在重慶及河南、山東之三處。

孫文：現在何處？是何姓名？

滔天：才略兼備任大事者纔有四人，其他精明強悍充方面之任者，約二十七人。

第十三枚

孫文：閣下何不一游廣東惠、潮、嘉三府之地？往年英、法入北京，亦在此地招額外之兵。

滔天：弟周游貴國，與真士大夫上下議論，先自興亞之策而入。興亞之第一着，在中東之提携。而欲舉中東合同之實，非一洗滿清之弊政不可。是故所說無不合也。

孫文：上說之三府，其人民十居八九已入反清復明之會。其人亦最強悍，官府不敢追究之。弟意此地亦可作起點之區，因與臺灣密通，便於接濟軍火。閣下此到中國，務宜留心此地。往見兩湖張督，可直以興亞之策說他。

多是粗蠻之人，雖富家子弟亦不讀書，多尚拳勇之徒。

第十四枚

孫文：閣下遲數日再往中國。弟意以為不必泛到多處，祇宜往一近海口之處，聯絡同志為發軔之處可以[矣]。蓋以弟意所知者，今日有是志者到處皆是，惟不敢言而矣[已]。是以吾輩不憂無同志，祇恐不能發一起點而矣[已]。有一起點，即如置一星之火於枯木之山矣，不必慮其不焚也。

惟此起點之地，閣下以何為最善？前者弟以廣東為最善，因人地合宜也。在廣地，一月之內必可集山林慄[剽]悍之徒三四十萬。但有前年之失，當地之官已如驚弓之鳥，到處提防，我輩舉動較前略難矣。是廣東省，今日非善矣。

不先擇定一地，則無由定經略之策也。

滔天：還是以四川為負嵎之地，在[再]張羽翼于湘、楚、卞梁之郊而耳。

孫文：但四川不近海口，接濟軍火為難，為之奈何？

第十五枚

滔天：軍火一項，雖近海口亦所難。無已，開接濟之道于浙東之沿岸乎？是亦失太遠。

孫文：誠如前之所言，在山東、河南、江蘇交界可招二三萬眾，則以江蘇之海州為最善矣。蓋起點之地，必先求得人；其次接濟軍火之道；其三不近通商口岸，免各國藉口牽制。海州之地於此三者皆得，且可握運河、絕漕米，此亦制北京之死命。

滔天：取道于海州之事，弟已於十餘年前思量之。曾到彼地盤桓七八天，細看海口之形勢，不便入巨船只。離州城二十里雲台山，在海中有可靠大船耳。且州城有厘金<卡>，每小船通過，稽查甚嚴。

孫文：到此時不怕厘金卡矣。弟所謂起點者，則先奪取之也，而意亦并指雲台山也。先奪雲台，結束已成；而入州城，或事可集（濟）。

滔天：然是亦不得謂恰好之地。

第十六枚

孫文：蓋起點之地，不拘形勢，總求急於聚人、利於接濟、快於進取而矣[已]。在海州，則進取、接濟亦利於廣東矣。惟聚人，則弟於此毫無把握。蓋萬端仍以聚人為第一着。故別處雖有形勢，雖便接濟，而心仍不能捨廣東者，則以吾人之所在也。如閣下云，此地可招二三萬眾，亦可集事矣。蓋海州既有兩便，又有其人，則北可進握山東以窺北京，南可奪取淮陽以通大江，則糧食無憂也。有人、有糧、有器，則成敗在乎運籌指揮之策耳。

滔天：從海州到海南、山東之交界，約要十數天。此間一帶之地，土赤民貧，無糗糧之可續。我數千之眾，逡巡之間，或為敵之所乘。弟故以為起點之地，先要撰[選]形勝之區。

有敝友主說曰：“以臺灣南角之火燒島為軍火頓[囤]積之處，用小船暗送運閩越

第十七枚

之海口，可以開接濟之道。”此說以為如何？

孫文：此說頗有理。惟以小船送運，恐有絕[劫]奪之虞。

滔天：用小船送運者，避人之指目也。

孫文：雖然，但小船不能與厘卡抗衡，故不穩也。

弟之意獨有一策：欲在外集人千數，備足軍火，暗入中國，襲奪一大名城。

滔天：入此則用小船，送軍火亦可充用。

孫文：必用大船，作一起齊到方可。若小船，必分百數次。則光到者已擒，而在後者亦不能助，而不能知也。

小船運軍火之法，廣東前年之事則用之也，甚有成效。運過數十次，關卡毫無知覺。後用大汽船所運者，反被搜出。雖然，小船前則有效，今必不能用矣。因彼已知所防也。

閣下所言小船之法亦甚是也。可知英雄所見略同，惟余輩有前失耳。

第十八枚

孫文：當時弟已領千二百壯士，九月一日進了內城，已足發手。後有人止之，謂此數不足彈壓亂民，恐有劫掠之虞。後再向潮州調潮人三千名，為彈壓地方。候至初九，仍未見到。各人會議，定策改期。是午後二時，發電下港，止二隊人不來。不料該頭目無決斷，至四時仍任六百之眾赴夜船而來。我在城之眾於九日午已散入內地，而港隊於十日早到城，已兩不相值，遂被擒五十餘人。

當時在粵城有安勇三千人，有督標。撫標各營之兵，已有意一起事時即降附我眾，及在廣河之水師兵輪亦然。後失事，兵輪統帶被囚，安勇統帶自縊。

第九枚（局部）

孫文：其失則全在香港之隊到來，使有證據。而其不來，則無據可執也。因當日已合全省紳民反案，因左證確實，遂不能移。

第十九枚

孫文：“擾亂省城，藉名招勇，每人每月十塊洋元。鄉愚貪利，應募紛紛。”

第五枚（局部）

滔天：何樹齡與先生前年之變否？

孫文：未與。彼無此等膽略，但甚有心耳。

第二十枚

滔天：何若政府不能助者，結合民間之俠士尤易。未知諸同志之意如何之何？又先生之高慮如何之何？

第二十一枚

容閔 苑甫 曾子安

周者文武之邦也 周邦 斌卿 馮雪卿 黃開甲

孫文：申報是弟之對頭。因前在上海，常以[與]他之主筆有文字之爭論，所以他藉弟有事而復仇也。

匪徒 叛逆匪首

“近有匪首，名曰孫文，結有匪黨，曰楊衢雲，起意謀反。”

第十一枚（局部）

孫文：食在廣州，着在蘇州。

建都，僕常持一都四京鎮之說；武漢（都），西京（重慶），東京（江寧），廣州（南京），順天（北京）。